

胡雪巖官商兩棲 成傳奇「紅頂商人」



清朝商人胡雪巖白手興家，在短短的幾十年間，由一個錢莊小夥計發展成為一位朝野聞名的「紅頂商人」，又在短短一段時間內破產，事跡堪稱傳奇。

胡光墉（1823年-1885年），字雪巖，浙江杭州人，但很多人只叫他的字，甚至不知其名為光墉。他自幼家境貧苦，身為長子要養家餬口，經親戚介紹，到杭州錢莊做學徒。他就由雜役開始做，三年滿師，因勤勞踏實正式成為夥計。

這段時間裏，他認識了一位福建候任官員王有齡。王有齡「捐」了浙江鹽運使之職，但苦於並無進京之盤纏。胡雪巖認定王有齡很有前途，自作主張私自挪動錢莊五百兩銀子借他，也因此被逐出錢莊。

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待部何桂清，經推薦在浙江巡撫門下任糧台總辦的肥差。他沒有忘記胡雪巖的恩情，資助胡雪巖開辦「阜康錢莊」。此後，王有齡不斷升遷，官至浙江巡撫，也令胡雪巖愈做愈大，除錢莊外還開了很多店舖做生意。

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太平軍攻陷仁和，王有齡自縊身亡。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，他正擔憂軍隊的後勤供給不足，胡雪巖雪中送炭，在三天內籌集了十萬石糧食，讓左宗棠解了燃眉之急，也令左宗棠對他十分賞識，委以糧台轉運之職，負責接濟軍需物資。

胡雪巖聯絡了一些外國軍官使節，為左宗棠訓練了千餘名全部使用洋槍洋炮裝備的「常捷軍」，用於與太平軍作戰，成功守護了上海，保衛了外商的

資產。在過程中，胡雪巖自然又賺了一大筆。1866年，胡又協助左創辦福州船政局。同年左調任陝甘總督，胡在上海為左辦理採運、籌餉以及訂購軍火，代其向外國銀行團借款，開中國政府商借外債之先例，涉及本金達1,595萬兩白銀。

胡雪巖掌握了江浙商業，專營絲茶出口，操縱市場，壟斷金融。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胡雪巖的資產達兩千多萬兩，另有田產萬畝。「阜康錢莊」的分店，多達二十多家，遍布大江南北。他又助左宗棠創辦甘肅織呢總局，幫助引入西洋新機器開鑿涇河，又為左宗棠的西征舉措洋款，助力收復新疆。

作為一代「紅頂商人」，胡雪巖樂善好施、推行義舉，贏得「胡大善人」美名。他邀請江浙一帶名醫研製出「諸葛行軍散」、「八寶紅靈丹」等藥品，送給曾國藩、左宗棠等部和災區民眾。他事業全盛時富甲天下，被譽為一代巨賈。

壟斷生絲事業急轉直下

與此同時，也有人指責他大興土木、營造庭園，並擁有眾多妻妾，曾紀澤就斥責他為「奸商謀利，病民蠹國」。

可能是樹大招風，胡雪巖於1882年投資五百萬兩白銀，以壟斷生絲，令洋商想買一斤一兩也不可得。適逢世界經濟不景，上海生絲銷售停滯，令他不得不折本出售，損失150萬兩。他應得的餉款及招商局的欠款亦被拖延，使他不得不從自己的錢莊調現銀五千萬兩周轉。一時市面大傳：「胡雪巖因積囤生絲，大賠虧本，要挪用錢莊的存款抵債。」杭州存戶即開始擠兌，於是1883年胡氏杭州的「泰



歷史故事劇《親愛的，胡雪巖》劇照。

資料圖片

來錢莊」最先倒閉，接連各地皆發生擠兌風潮，至11月2日上海阜康銀號倒閉後，各埠銀號、錢莊、地產、絲棧相繼破產關門。

胡雪巖負債累累，盡遣姬妾僕婢後宣告破產。1885年，一代「紅頂商人」竟在孤寂潦倒中離世，戶部發令要速將胡「拏交刑部嚴追，定擬治罪」，並將其家屬「押追著落，掃數完繳」，但查封後發覺所有家產「前已變抵公私各款，現人亡財盡，無產可封」。

一代大賈下場蕭條，學者童元松評論說：「1883年爆發的金融風潮是十九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一

次，是由胡光墉囤積生絲投機失敗引起的。」歸納出的原因有四：1. 金嘉記絲棧倒閉，累及40家錢莊；2. 徐潤地產失敗，牽連滬上22家錢莊；3. 胡的倒賬，造成擠兌風潮；4. 招商局拖欠錢莊款項。

有人說，胡雪巖的失敗是因為遇上世界經濟衰退，也有人說他得罪了洋商，這才被李鴻章報復蓄意拖欠公款。從夥計到首富再到破產，他的人生可謂大起大落，亦因此被改編成小說、電視劇、喜劇等，十分精彩。

●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

白雲觀枯木逢春碑 見證一段奇緣

文苑英華

上月底，因公事到訪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北京白雲觀（其餘二觀為陝西重陽宮和山西永樂宮）。蒙監院李信軍道長厚愛，特別帶了我們去看一座石碑，碑上的圖文因天然風化，幾乎不能辨讀，我們只能看到落款者和成碑之日期，以及殘存的「枯木逢春」圖。

幸好，李道長少時曾聽師傅講過此碑，於是我們大概可以知道碑文內容。作為喜愛中國文獻學愛好者，我離開白雲觀後，馬上據尚可見的文字和李道長所述之內容，終於找到此碑的全文。

藏於北京白雲觀的這塊碑，是由白雲觀住持陳明霽於民國十六年（1927年）請人鈔錄，募資重刊新碑。據《北圖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》載，陳明霽道長從《順天府志》考證，知「平谷縣東獨樂村玄寶觀，有柏一株，枯槁已久」。元代至元年丁亥年間（筆者按：此年份有誤，估計是後了一個甲子，此誤亦見於諸本史志），燕京東郊鄉紳禮聘丘長春真人（丘處機）於田盤山棲雲觀設醮（據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載，這是一場「祈雨醮」）。

文中提及：「時方大旱，十有四日，即啟醮事，雨大落，路經平谷縣境，用膳於獨樂村玄寶觀中。」丘處機道長見那棵古柏已經枯槁，覺得可惜，於是「起而摩之」。怎料，翌年春「枝葉復生，葱鬱如故」，見者無不驚異。其後「南塘老人張天度為之作詩，玉溪老人趙鑄為之作記」。

八百餘年之後，「柏幹接天，宛若龍形」，可是「碑上文字，迭經風雨，推殘模糊難辨」。陳明霽道長見之，「恐日久失傳」，於是「請人鈔錄，募資重刊新碑」。今碑拓錄於《北圖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》。

按陳明霽道長說，此碑原文是刻於元代，石碑當在玄寶觀內。雖然時代久遠，但幸好有一眾文獻大家有先見之明，早有拓本留下。此碑原文錄於陳援庵先生（陳垣）編纂的《道家金石略》金元部，題為《玄寶觀活死柏之記》。（陳援庵先生乃我國中國史學四大家之一，其餘三人為陳寅恪、呂思勉、錢穆。）

據援庵先生述，碑文乃引自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藝風堂



●「枯木逢春」圖拓本。

網上圖片

拓片。藝風堂拓片乃我國重要的金石拓片藏品，其原收藏者為繆荃孫（1844年-1919年），江蘇江陰人，曾任晚清翰林院編修。援庵先生以拓片為底本，並據清陳銘珪撰《長春道教源流》卷三補上數個字。（可惜，筆者手上沒有該拓片，不能一睹其風采……）

丘處機道長令「枯木逢春」，是他西遊止殺的其中一個事件，載於元代李志常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之中，今日仍然流傳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：碑文作者是玉溪老人趙鑄，而白雲觀住持李部長的師傅也叫玉溪道人，何其有緣！

●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統籌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放下混亂思緒 讓心靈「漫漫而走」

文自由戲

人生難免會有煩惱，而人又總是愛在煩惱中尋根究底，弄得自己深夜輾轉反側，心緒不寧，越是告訴自己要停下混亂的思緒，大腦便越混亂，然後慢慢地陷入一個又一個的循環，無法自拔。漸漸地，人便會開始懷疑人生。

很多人會說，我要背負着家庭、工作、學習的身份和責任，生活總是被巨輪拖着走，我可以怎樣？

回到自身，回到一個單純的存在。舒國治先生曾說過：「泛看泛聽，淺淺而嘗，漫漫而走。」（舒國治《理想的下午》）這樣便可活得輕鬆些、寫意些，問題甚至可能會在散漫中迎刃而解。那如何可以做到「淺淺而嘗，漫漫而走」？

享受孤獨亦是陪伴自我

散步能讓我們學習孤獨而不寂寞。「孤獨」並非貶義詞，其實孤獨可以像太陽般溫暖，只是人總是習慣被人群車陣包圍得喘不過氣，總是習慣電話寸步不離，一旦得到喘息的機會反而會覺得不安；一旦放下電話彷彿跟世界脫節，弄得無法與自己相處，在懵然不知的情況下跟着世界轉動。但有了人群車陣和電話的「陪伴」，你就真的不寂寞嗎？

真正的陪伴是不需要耳機，而是用耳朵聆聽城市裏的種種聲音；不需要相機，而是用雙眼記錄眼前種種的可能；更不需要時刻有他人在身旁，而是獨自用心靈感受身邊的一切，一步步建構和城市的親密。

散步使人走得更遠，因為我們能洞察更多。城市中每一角落，晃動的枝椏、靜謐的街道、被金光灑落的建築物、被雨水滋潤的一花一草，在我們生活中都特別美。我們應該在散步時學習發掘美，訓練對生活的感知。唯有脫離麻木，才能走得更遠，看得更寬。

散步是與內在的自己獨處的最好時機，所以我們不應該害怕孤獨，因為人只有在孤獨之時，才能撥開迷霧，心靈遊於物外，看清生命的真相。世界是自己的，與他人毫無關係，獨處是我們每一個人最享受的清歡。把自己安頓好，反而能安靜而輕盈，可以讓我們找回內在的力量，回歸自我，回到最本真的生活。

所以我們應該在獨處的時間裏，認真踏實地做好當下的事，不迷失過去，也不驚恐於將來。

●籟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

敘事角度存矛盾 《漁父》是否屈原作？



原既放，遊於江潭，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與？何故至於斯？」屈原曰：「舉世皆濁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」

這是中國文學曠世名篇，屈原《漁父》的首段，是有名的《楚辭》作品之一。屈原是戰國時代的一位文學家、愛國詩人，他博聞強記，志向遠大，早年甚得楚懷王的信任，歷任左徒、三閭大夫等官職，所以後世以「三閭大夫」代稱其姓名。他兼管內政外交，主張對內舉賢用能，修明法度憲令；對外力主聯齊抗秦，因此而遭那些接受秦國賄賂的大夫和貴族的誹謗排擠，尤以上官大夫更心害其能。自此，屈原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湖南沅湘流域。

這首《漁父》歷來備受推崇，是《楚辭》的代表作。首段即交代屈原被放逐，在沅江邊上遊蕩。他沿着江邊走邊唱，面容憔悴、模樣枯瘦。遇上一位老漁夫，漁夫見了他，向他問道：「先生不是三閭大夫嗎？為什麼流落到這步田地？」屈原說：「天下都是渾濁不堪，只有我清醒；世人都迷醉了，唯獨我清醒。因此被放逐。」

近代批評家疑為楚人作

全文宗旨已在首段借一問一答道盡，不過令人不解的是，為什麼屈原既是作者，又怎麼會寫出屈原與老漁夫對答？莫非作者另有其人，故以第三者的身份來記述？一些文學批評家因此質疑此篇作者不是屈原，而是他的學生宋玉或其他熟悉他生平的楚人所作。

東漢文學家王逸所作的《楚辭章句》應是《楚辭》最有力、最完整的註本，《楚辭章句》中指出「《漁父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」之後，又說「楚人思念屈原，因敘其辭以相傳焉」，似乎是說這首辭是由屈原所作，楚人口口相傳。答案仍是不明晰的。

又看第二段，說到老漁夫開解道，聖人不會死板地對待事物，而能隨世道一起變化。世上的人都骯髒，何不攪渾泥水，揚起濁波？大家都迷醉了，何不既吃肉又喝酒？為什麼想得過深又自命清高，以至讓自己落了個放逐的下場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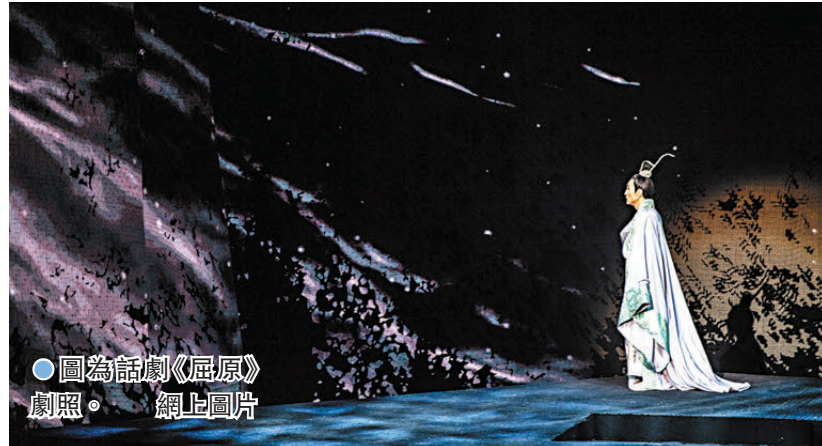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段中，屈原表示不會讓清白的身軀去受世俗塵埃的污染，寧願跳到湘江，葬身在魚腹中，老漁夫聽了微微一笑，搖起船槳動身離去。唱道：「滄浪之水清又清啊！可以用來洗我的帽纓；滄浪之水濁又濁啊，可以用來洗我的腳。」便遠去了，不再同屈原說話。

近人一般都認為此文並非屈原作。憑第三、四段，屈原表示「寧赴湘流，葬於魚腹之中」，是否已提早預告赴湘自沉的一幕？老漁夫似乎不可能再有輕鬆的心緒，也不應「莞爾而笑」。何況全文採用第三人稱，亦與他作為作者的身份不合，故郭沫若說：「《漁父》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。」（《屈原賦今譯》）

以儒家精神為判斷標準

很多儒家學者堅信《漁父》是屈原的作品，正因老漁夫所取的人生哲學、處世態度與屈原具有的儒家精神格格不入，屈原才會義正辭嚴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，決不同流合污，不惜犧牲性命也要堅持自己的理想。屈原在《離騷》中就曾旗幟鮮明地表示過：「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！」司馬遷將《漁父》的文字作為史料載入了屈原的傳記中，也許正是因其所寫內容符合屈原一以貫之的思想精神。現代學者姜亮夫亦認為《漁父》是屈原作，且與另一篇《卜居》成姊妹篇。

●任平生 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多年深耕於教育工作



●圖為話劇《屈原》劇照。網上圖片